

黄天骥 著

黄天骥文集

拾壹

纳兰性德和他的词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黃天骥文集

拾壹

纳兰性德和他的词

黃天骥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天骥文集 / 黄天骥著. —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8.5
ISBN 978-7-218-11834-5

I. ①黄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黄天骥—文集 IV. ①K825.46 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6952 号

HUANG TIANJI WENJI

黄天骥文集

黄天骥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：肖风华

策 划：萧宿荣 肖风华

责任编辑：张贤明 柏 峰 陈其伟 李沙沙 李展鹏 周惊涛

责任技编：周 杰 易志华 吴彦斌

出版发行：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：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（邮政编码：510102）

电 话：(020) 83798714（总编室）

传 真：(020) 83780199

网 址：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：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360 字 数：4770 千

版 次：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1200.00 元（全 15 种 15 册）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（020-83795749）联系调换。

序

作为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、中国历代词坛上的一个名家纳兰性德，过去还不曾有人认真研究过。这次，天骥同志在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，对纳兰性德所处的时代环境、家世、生平、交游、思想和文学成就等都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入的分析，烛幽探隐，从而使我们可以见到纳兰性德的清晰的面貌。

还不要等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到来，出版纳兰词就已经是一个“禁区”。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上海某出版社编印了一本《纳兰词》，不久就有人大张挞伐，说纳兰性德既然是“殿前一等侍卫”，那就是康熙皇帝的一个“大狗牙”（记得原文确是写“大狗牙”的），为什么还要出他的作品，是何居心？云云。按照这种逻辑，那么，南唐的李煜是亡国之君，北宋的晏殊、欧阳修是大官僚，李清照是贵族妇女，他们的词作岂不都要一笔勾销！再照此类推，还可以勾销下去，如此一来，中华民族千百年来，还有什么文学遗产？！

正如历史学家对“大狗头”康熙皇帝也不能“彻底砸烂”，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一个公正的历史的评价一样，对纳兰性德这样一个人物和他的词作，也要分析、理解和作出公正的评价。天骥同志的书是做到这一点的。

纳兰词的艺术感染力是很强的。记得我自己还是在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少年时代，读了他那些“凄婉不可卒读”的词，也曾为之“心动神摇”，如：

谁道飘零不可怜，旧游时节好花天，断肠人去自今
年。一片晕红才着雨，几丝柔柳乍和烟，倩魂销尽夕
阳前！

——【浣溪沙】《西郊冯氏园看海棠，因忆香严词有感》

谁念西风独自凉，萧萧黄叶闭疏窗，沉思往事立残
阳。被酒莫惊春睡重，赌书消得泼茶香，当时只道是
寻常。

——【浣溪沙】

惟其如是，对纳兰词，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、恰当的评论、分析，对读者是会起一定消极作用的。天骥同志这部书，正是有利于我们有分析、有批判地接受这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的。

纳兰性德的一生，正如他的好友严绳孙所说，是在“惴惴有临履之忧”中度过的，是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，整天担忧着他踏着的“大地”会突然地塌陷下去啊！这种忧，来自哪里？不仅来自他爱妻的早逝，不仅来自耳闻目睹的朝廷朋党的倾轧，不仅来自吴汉槎等优秀人才的受摧残……而且有其深刻的时代的原因。尽管他是“康熙盛世”的贵介公子，是权倾朝野的宰相明珠的儿子，但他所处的时代，总的来说已是封建社会的末世，异常敏感的他，已经不可能唱出“盛唐之音”，正如今天任何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的诗人，都不可能像19世纪初英国诗人雪莱那样，写出“如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那样的诗句。因为他们所依附的社会尽管有着表面的繁荣，而实质上，他们的社会制度，已经是日趋腐朽并且必然走向崩溃、灭亡，那种社会制度是不会再有春天的了。天骥同志这部书，对纳兰性德所处的时代，是作了较为翔实的探讨的。

纳兰词是17世纪下半叶中国艺苑上放出凄艳的异彩的奇花。

纳兰性德其人也是当时突出的才人。他不安于富贵荣华，不以做皇帝的随从为乐……他不是封建社会里一个庸人。他有点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。（清朝的红学家曾经穿凿附会地说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就是纳兰性德，那是荒谬的。但正如天骥同志所说，这个谬论中也包含着一点合理的因素。）他不醉心于那时的“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之盛”，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醒了而无路可走的人，尽管受过颇多的儒家思想的熏陶，结果是感到空虚和幻灭，因而倾向于佛、道，并且在三十岁的年华就郁郁以逝，而在其时，明珠家还是贵盛的。对这些，天骥同志的书作了生动的描绘。

我只是纳兰词的一个爱好者，对纳兰性德其人其词，素无研究。承天骥同志不弃浅陋，引为同调，并嘱序于我；谨连缀了前面一些话，以充滥竽之数。

1982年12月杨重华于广州

目 录 | Contents

序	1
第一章 纳兰性德的家世和生平	1
第二章 玫瑰色和灰色的合谐	
——纳兰性德的爱情词	26
第三章 恨别与悼亡	47
第四章 友谊之歌	63
第五章 “读《离骚》，愁似湘江日夜潮”	79
第六章 仕宦的苦闷	95
第七章 懵懵有临履之忧	110
第八章 纳兰性德的艺术风格以及他在词坛上的地位	141
附录一：年谱	163
附录二：交游考	187
附录三：词选	229
后 记	275

第一章 纳兰性德的家世和生平

一

纳兰性德是清代的重要词人。清末文豪梁启超在评价他的词作时，意赅言简地指出：“容若小词，直追后主”^①。

翻开词的发展史，人们知道，李后主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一个亡国之君，在政治上是怯懦的弱者，在创作上则是领袖群雄的人物。他的词，粗头乱服而不掩国色天香，洗尽铅华却更显天然风韵。多少年来，人们对李后主填词的艺术技巧，一直推崇不已。人们也觉得，要继承后主的流风余绪，接近他的艺术造诣，似乎是不可能的了。

想不到，在李后主以后的六百七十多年，词坛上出现了青年词人纳兰性德。不少人发现，纳兰性德词的风格，竟酷似李后主。周稚圭说：“纳兰容若，南唐李重光后身也。”清初著名词人陈维崧认为：“《饮水词》哀感顽艳，得南唐二主之遗。”他甚至把李煜和李璟的成就，一起加到纳兰性德的身上。

有趣的是，当文学家们把纳兰性德看作是李后主的后身时，又有人说，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，正是纳兰性德的后身。请看以下几则传闻：

^① 梁启超：《渌水亭杂识跋》，《饮冰室文集》卷七十七。

《红楼梦》一书脍炙人口，世传为明珠之子而作。明珠之子何人也？余曰，明珠之子名成德，字容若。

——《小浮梅闲话》

先师徐柳泉先生云：小说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即记故相明珠家事。金钗十二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。宝钗影高澹人；妙玉即影西溟先生。

——《郎潜纪闻》

《红楼梦》之贾宝玉，系明珠子容若。近人笔记中多著说以证之。读容若所为诗，风流旖旎，颇肖宝玉之为人，其言当不诬也。

——《花帘塵影》

清代的学究们惯于捕风捉影，牵强附会，他们言之凿凿，振振有词，今天看来，颇堪发噱。不过，在那些无稽之谈里面，有没有包藏着合理的内核？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，会不会把纳兰性德一类人物，概括在他所创造的艺术典型里？这些问题，倒值得我们认真思索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纳兰性德和曹雪芹一家是有所交往的。当纳兰性德随从皇帝到金陵时，他写过一首【满江红】，词云：

籍甚平阳，羡奕叶，流传芳誉。君不见，山龙补袞，昔时
兰署。饮罢石头城下水，移来燕子矶边树。倩一茎，黄棟作三
槐，趋庭处。延夕月，承晨露。看手泽，深余慕。更凤毛
才思，登高能赋。入梦凭将图绘写，留题合遣紗笼护。正綠
阴，青子盼烏衣，來非暮。

这词前面有一小序：“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棟亭，亭在金陵署中。”

曹子清是谁？他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。曹寅字子清，又名棟亭，官至江宁织造。曹寅的父亲曹玺，一直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，因为他的妻子曾是康熙乳母。爱屋及乌，曹寅也被皇帝任命为“侍读”。对此，纳兰性德是了解的，所以词中才会有“羡奕叶，流传芳誉”一语。而曹寅，也曾写诗说：“家家争唱《饮水词》，纳兰心事几曾知？布施廓落任安在，说向名场此一时。”显然，他对纳兰性德的情况也比较熟悉。由于纳兰性德和曹家有过联系，曹寅的孙子曹雪芹，在塑造《红楼梦》贾宝玉这一艺术典型时，考察过包括纳兰性德在内的许多公子王孙的性格和事迹，甚至把其中某些人作为人物的原型，这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。我以为，起码《花帘塵影》有几句话是说对了：“读容若所为诗，风流旖旎，颇肖宝玉之为人”。读了《饮水词》《侧帽词》，你将可发觉，纳兰性德的思想感情，和贾宝玉颇有相似的地方。透过作者俊爽飘逸的笔锋，你可以看到怡红公子风流旖旎的身影。

不管清人对纳兰性德的认识是否正确，总之，纳兰性德的名字，既与重要词人李后主有所联系，又与艺术典型贾宝玉不无瓜葛，这表明，他在文学史上曾占有一定的位置，曾是一个被世人瞩目的人物。

二

纳兰性德，原名成德，字容若，号楞伽山人。生于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。据他的朋友高士奇在《疏香词》中提到：“腊月十二日，成容若生日，索赋（【摸鱼儿】）。”由此，我们可以准确地知道他出生日期为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即1655年初。

纳兰性德是满族人，隶满洲正黄旗。不过，他的始祖却是蒙古

人，原姓土默特，是“金三十一姓之一”。^① 后来土默特氏灭了纳兰部，占了纳兰部的领地，遂以纳兰为姓。不久，他们举族迁至威远堡东北的叶赫河岸（今辽宁省开原附近），号“叶赫国”。晚清时期垂帘听政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，便是这一部族的后裔。

纳兰性德始祖名星恩达尔汉。据道光三年（1823）纳兰氏十四世孙额腾额所修家谱，我们大致可以摸清纳兰氏一族的世系。

单看这个世系表，你会以为这一族枝繁叶茂，瓜瓞绵长。其实，这里面，不知包藏着多少悲欢离合，不知经历过多少血与火的洗礼。一部纳兰氏的演变盛衰史，关联着满族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发展史。

恩格斯说：“人类从野兽开始，因此，为了摆脱野蛮状态，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，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。”^② 纳兰氏族的延续、前进，是用野兽般的手段对待别人，也被别人用野兽般的手段对待换来的。他们每挪动一步，完成每一次世代交替，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
在明代初年，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成员的满族，分成为三个大部族，即：建州女真，海西女真，野人女真。其中，建州女真力量最强。16世纪中叶，建州女真杰出的领袖努尔哈赤，统一了部内诸族，他“定国政，禁悖乱，戢盗贼，法制以立”。^③ 结果，“环满州而居者，皆为削平”。^④

在建州女真崛起的同时，海西女真的力量不断膨胀。海西女真

① 《八旗文经》卷五十七。

② 恩格斯：《反杜林论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200页。

③ 《清太祖实录》卷三。

④ 《满洲实录》卷二。

也分为四个部落，即：辉发部，哈达部，乌拉部，叶赫部。其中，纳兰性德先祖所属的叶赫部势力最大。16世纪初，杵孔格率领部族南迁开原，他的后人在这里建立了东、西两城。一时间，海西诸部，“望风归附，拓地益广，军声所至，四境益加畏服”。^①在16世纪中叶，叶赫族成了海西女真的一面旗帜。

满族的发展统一，是通过兼并、战争来完成的。正如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卷一所载：“各部蜂起，皆称王争长，互相残杀，甚且骨肉相残，强凌弱，众暴寡。”当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驰骋在白山黑水之际，他首先遇到的强敌，就是以叶赫部为首的海西女真。加以明朝统治者看到建州、海西女真迅速发展，深感威胁，于是采取“使其各自雄长，不相归一”^②的策略，挑动女真诸族互相斗争，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也就从怒目而视进而为挥戈相向。1593年，叶赫部领袖纳林布禄率领海西女真各部三万人马，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，但努尔哈赤英勇善战，指挥若定。他布下圈套，把海西女真诸部打得七零八落。这一仗，叶赫部首领之一布斋阵亡。“叶赫贝勒等见布斋被杀，皆痛哭；其同来贝勒等大惧，并皆丧胆，各不顾其兵，四散而走。”^③努尔哈赤乘胜进兵，包围叶赫部东西两城，城俱破。纳兰性德的高祖金台什，在战斗失败时自焚身死。

曾经称雄一时的叶赫部，经此一役，被融合到努尔哈赤的势力范围内。努尔哈赤懂得，对叶赫部这样的劲敌，既要临之以威，又要悉心联络，他深谋远虑，讨娶了金台什的妹妹。从此，叶赫部的力量，便成了努尔哈赤的囊中物。

关于叶赫部被吞并的历史，人们在谈论纳兰性德的家世时，大

① （清）徐乾学：《叶赫那拉氏家乘》。

② 杨宗伯奏疏，《明经世文编》卷四百五十六。

③ 《满洲实录》卷二。

都含糊其辞。徐乾学写的纳兰性德神道碑，只隐隐约约地说：“叶赫附中国，当国家初兴，东事方殷，甘与俱烬，太宗悯焉。”韩菼写的神道碑则连一句也不提。因为，如果祖先的血泪不能给他后世子孙添增荣耀的色彩，那么，谁也不会去触动那深藏着的隐痛的。何况，记载满族在发展过程中部落残杀的历史，在当时也有诸多不便。

叶赫族的经历，纳兰性德是知道的，他曾有机会在祖先们吞箭餐刀的地方凭吊，并写下了一首十分伤感的词作：

堠雪翻鴟，河冰跃馬，惊風吹度龍堆。陰磷夜泣，此景總堪悲。待向中宵起舞，無人處，那有村雞？只應是，金笳暗拍，一樣淚沾衣。須知今古事，棋枰勝負，翻覆如斯。叹紛紛蠻触，回首成非。剩得几行青史，斜陽下，斷碣殘碑。年華共，混同江水，流去几時回？

——【满庭芳】

这词没有题目，但词中提到的混同江，那是叶赫部曾经经营的地盘，可见作者是在为这块土地抒发怀抱。“叹纷纷蛮触”一语，尤值得人们寻味。按“蛮触”一词，出于《庄子·则阳》：“有国于蜗之左角者，曰触氏，有国于蜗之右角者，曰蛮氏。时相与争地而战，伏尸数万”。后来，人们常以它比喻同室操戈，自相鱼肉。纳兰性德在词里使用这样的典故，其用意当不难猜度。

我以为，不必过于认真看待叶赫部的后裔和皇族之间的矛盾，但是，祖先们的遭遇，无疑在纳兰性德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。

三

在纳兰性德出生之前，随着满族诸部的融合、发展，叶赫纳兰

氏的地位又慢慢上升了。被努尔哈赤纳为“妃嫔”的金台什的妹妹，替爱新觉罗氏生下了皇太极。努尔哈赤一死，皇太极被拥立为八旗之主。到清兵入关时，曾经归为臣虏的纳兰氏，变成了天潢贵胄，统属于由皇帝直接指挥的正黄旗下。《啸亭杂录》载：

满州氏族以瓜尔佳氏直义公之后，钮古禄氏宏毅公之后，舒穆禄氏武勋王之后，纳兰氏金台吉（按：即金台什）之后，董鄂氏温顺公之后，辉发氏阿兰泰之后，伊尔根觉罗氏某之后，马佳氏文襄公之后，为八大家云。凡尚主选婚，以及赏赐功臣奴仆，皆以八家为最云。

在纳兰性德青年时代，纳兰氏更是声威显赫，权倾朝野，其势力又居八家之上。那时候，纳兰性德家里的情况，简直和《红楼梦》所写的贾府一样，有“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之盛”了。

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，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官僚，“辩若悬河，兼通汉满语言文字”。他凭借索额图的荐进入官场，一旦毛羽渐丰，便与索额图分庭抗礼，不久便扳倒了索额图。在平定三藩的斗争中，他支持康熙皇帝的政策，与杜立德等同尽赞襄军政之力，深得康熙皇帝的宠信。康熙三年（1664），他被擢为总管，五年授弘文院学士，以后历任兵部尚书、吏部尚书，十六年（1677）还升任武英殿大学士，累加太子太师。这种飞黄腾达的势头，实在使人吃惊。

明珠又是一个极其贪婪的官僚。他独揽朝政，卖官鬻爵，而朝官们也争相逢迎，输财献宝。据昭梿说：“时纳兰太傅明珠掌朝柄，前抚军某，岁以万金馈之以为常。”^①后来，郭琇就揭露他

^① （清）昭梿：《啸亭杂录》卷四。

“每年糜费河银，大半分肥；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”。^① 那时候，社会上流传一首民谣：“要做官，问索三；要讲情，问老明。”^② 索三即索额图，老明就是明珠。讲情，离不开受贿，所以，《清史稿》说他“簠簋不饬，货贿山积”。此外，他又“广置田产，市买奴仆”，“田产丰盈，日进斗金”。后来纳兰氏获罪，朝廷“乃籍没其产，有天府所未有者”。^③ 就连明珠的巨仆安图（又名安三），其财富也多得不得了，以至士大夫也纷纷与之交接，甚至连州牧宗室也争着和他扳亲。奴才尚且炙手可热，主子煊赫的程度于此可见。

纳兰氏这一个钟鸣鼎食之家，在朱甍碧瓦下面，不知包藏着多少罪恶！且不说明珠在朝廷里边如何纵横捭阖，翻云覆雨，我们就看看主人们是怎样对待奴婢的吧。

据说，明珠很懂得“理家”。他在奴仆中分层安置心腹奴才，“奴有不法者，许立毙之”。而他的妻子舍里氏，更是心毒手狠。此人“性妒忌，所使侍婢，不许与太傅交谈。一日，太傅偶言某婢子眸子甚俊，次晨，夫人命侍者捧盒太傅前，即某婢双目也”。^④ 只此一端，人们就可以看到，明珠府邸那一双嵌着兽头的朱门，涂的是人民的鲜血。

纳兰性德对他出身的罪恶家庭以及凶残的父母，态度又是如何呢？这一点，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供判断。徐乾学称赞他“性至孝友，太傅尝偶恙，侍左右，衣不解带，颜色黝黑，及愈乃复”。这当是事实。在封建时代，即使是叛逆礼法和家庭者如贾宝玉，也照例晨昏定省，躬侍汤药。不过，清人笔记里有一条值得注意的材料，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。据姜西溟云：“吾始至京，明

① （清）蒋良骐：《东华录》卷十四。

② （清）昭梿：《啸亭杂录》卷九。

③ （清）昭梿：《啸亭杂录》卷三。

④ （清）昭梿：《啸亭杂录》卷五。

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，甚忠敬。一日进曰：‘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（按：某指安三，明珠宠仆也）。先生一与为礼，所欲无不可得者。’”^①此说若属实，那么，纳兰性德父子之间似不是全无芥蒂。另外，在《通志堂集》里，纳兰性德有这样一首诗：

.....

委身置岐路，忠孝难并论。
有客赍黄金，误投关西门。
凛然四知言，清白贻子孙。

这诗题为《拟古》，写的是汉代杨震拒不受贿的事情。据《后汉书·杨震传》说：“杨震迁荆州刺史，东莱太守，当之郡，道经昌邑。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，谒见，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。震曰：‘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’密曰：‘暮夜无知者。’震曰：‘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，何谓无知？’密愧而出。”对杨震清白的行为，纳兰性德给予衷心的赞扬。问题是，他写这首诗的动机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提出“忠孝难并论”的话头？是否他对明珠的受贿颇有看法而不敢反对？这些，我们不敢妄测，姑存疑以俟识者。但是，通过这首诗，我们至少可以窥见，在明珠的府第里，纳兰性德倒是一个喜欢清白的人。他曾轻蔑地宣称：“德也狂生耳，偶然间，缁尘京国，乌衣门第。”又说：“自是天上痴情种”，“不是人间富贵花”。这种感情的产生，无疑是有一定的依据的。

① 《清人逸事》，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五。

四

据纳兰性德《茅斋》一诗云：“我家凤城北，林塘似田野。”又据查慎行说他自己担任明珠的家庭教师时，“下榻府西，偏去南城十里而遥”^①。可见，明珠府第，坐落在北京城北郊。离城约十里左右。

至于明珠府在北城哪一个位置？《啸亭杂录》云：“成亲王府在净业湖北岸，系明珠宅。”又据朱彝尊回忆，明珠邸在什刹后海西北。净业湖或即什刹海。纳兰性德在《渌水亭宴集诗序》一诗中提到：“予家象近魁三，天临尺五，墙依绣堞，云影周遭。门俯银塘，烟波滉漾。蛟潭雾尽，晴分太液池光。鹤渚秋清，翠写景山峰色。”看来，明珠府户临湖沼，挨靠城墙，和宫廷、闹市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。

明珠府里有一座渌水亭，纳兰性德形容这亭子时曾说：“分明一幅江村画，着个闲庭挂夕曛。”似乎是说亭子很近农村。纳兰性德还说，他的家是“蘧庐四五楹，花竹颇闲雅”，也颇似有田园风致。但是，请勿以为宰辅的“蘧庐”是麦秸房子，即使他家宅第有几楹草屋，也不过像贾府在大观园里安排一个精巧的稻香村，为的是给珠楼绣闼添几分野趣。曾到纳兰性德家中做客的梁佩兰，倒写得真实一些，他说：

.....

不辭路途遠，來登君子堂。
堂上何巍峨，槧戟樹兩旁。
雲楣耀黃扉，虹霓貫干將。

^① (清)查慎行：《敬业堂詩集》卷八《人海集》。